

潭邊的一處轉彎地帶，茂密地長了很大的一片巴拉草。我走近時，聽到一種奇特的聲音此起彼落地沸沸揚揚在這些蔓草間。那聲音，好像是好幾千副牙齒一起不斷地上下輕輕叩撞時發出來的，都是單音，但輕重不一，頻率似也有差異。分別細辨之後，才發現有的只接連著快速碰敲兩次，有的六、七次，然後停頓一下，然後繼續，如此一再重複，整個形成如無數的竹節敲擊或一再拉出同一個音的無數大提琴的交響呼應，只有偶爾會從中竄出數聲蛙叫，作為點綴。我從未聽過這樣的聲音，也分辨不出這聲音來自水下或水面或是草葉間，只覺得，這一直密密震顫共鳴著的全部聲音，似乎很含蓄，但又帶著某種很堅持的意思，在全屬巴拉草的群落中，在潭邊這個小角落水域的上方，低低沉沉地漂浮，並隨時消失在午後清澄的空氣裡。我猜測這應該是某種生物的聲音，但很疑惑到底是什麼生物呢，而且數量怎麼這麼多。

後來，一個男人和兩個小孩和三隻狗，一起穿過欒樹叢和草地，來到我蹲坐的堤岸邊。我問他那是什麼聲音。他說：「蛤仔啊！」我有點吃驚，但又似恍然大悟，覺得理應如此。他說：「蛤仔很多很多噢，但很難抓到，晚上較好抓，但常會碰到蛇。」我問：「蛤仔為什麼這麼叫？」他說：「呼吸啊！」同時一邊脫掉上衣和外褲，走進水裡去。

他用手拋網在捕魚。每拋一次網，水面就是一下子很輕的啪拉聲。但每次獲得的魚並不多；小的，放回水中去，若有大的，就放入繫在腰際的網袋裡。那兩個小孩，一男一女，約略都只有七、八歲不到的年紀，這時全身光溜溜，在水邊遊戲，不時輪流潛入水裡，且不時冒出頭來換氣。水聲和笑聲貼著水面傳來，混合了蛤仔的呼吸聲，在我和三隻狗或坐或趴著的岸旁動盪。

山的影子無聲無息地逐漸涉入水中。一隻水避仔浮移在不遠的水上，然後失蹤在巴拉草的身影後。好幾處水面閃爍著細密的銀光。附近樹林裡不時響起一些鳥叫聲，聽得較為真切的有大卷尾、小彎嘴和樹鵲，以及稍遠處山坡上的數隻五色鳥。蛤仔持續熱烈地低沉發聲。兩個孩子仍在嬉戲。大人繼續撒網。一切都在呼吸，在世界的這個僻靜的角落裡。

儘管這裡是亞熱帶，但我仍從藍天白雲間讀到了你的消息。那藍天的明淨高爽，白雲的淺淺悠閒，依約仍有北方那金風乍起，白露初零的神韻。

一向，我欣仰你的安閒明澈，遠勝過春天的浮躁喧騰，自從讀小學的童年，我就深愛暑假過後，校園中野草深深的那份寧靜。夏的尾聲已近，你就在極度成熟蓊鬱的林木間，怡然的擁有了萬物。由那澄明萬里的長空，到穗實纍纍的秋禾，就都在你那飄逸的衣襟下安詳的找到了歸宿。接著，你用那黃菊、紅葉、征雁、秋蟲，一樣一樣的把宇宙點染上含蓄淡雅的秋色；於是木葉由綠而黃，而蕭蕭的飄落；蘆花飛白，楓木染赤，小室中枕簟生涼，再加上三日五日瀟瀟秋雨，那就連疏林野草間，都是秋聲了！

想你一定還記得你伴我渡過的那些複雜多變的歲月。那兩年，我在那寂寞的村學裡，打發淒苦無望的時刻，是你帶著哲學家的明悟來了解慰問我深藏在內心的悲涼。你讓我領略到寂寥中的寧靜，無望時的安閒；於是那許多唐人詩句都在你澄明的智慧引導之下，一一打入我稚弱善感的心扉。是你教會了我怎樣去利用寂寞無俚的時刻，發掘出生命的潛能，尋找到迷失的自我。

你一定也還記得，我們為你唱「紅葉為他遮煩惱，白雲為他掩悲哀」的那兩年愴涼的日子。情感上的磨折使我們覺察到人生有多少幻滅、有多少殘忍、有多少不忍卒說的悲哀！但是，紅葉白雲終於為我們沖淡了那膠著沉重的煩惱和憂鬱；如今時已過，境早遷，記憶中倒真的只殘留著當時和我共患難的那個女孩落寞的素臉。是「白雲如粉黛，紅葉如胭脂」，還是「粉黛如白雲，胭脂如紅葉」？那感傷落寞的心情如今早已消散無存！原來一切悲愁如加以詩情和智慧去塗染，都將成為深沉激動的美麗。你是曾如此有力的啟迪了我們，而我在逐漸沉穩的中年，始領悟到你真正的豁達與超然！

你接收了春的絢爛和夏的繁榮；你也接收了春的張狂和夏的任性，你接收了生命們從開始萌生、到穩健成熟，這期間的種種苦惱、掙扎、失望、焦慮、怨忿、和哀傷；你也容納了它們的歡樂、得意、勝利、收穫、和頌讚。

第六篇 春之懷古 張曉風

春天必然曾經這樣的：從綠意內斂的山頭，一把雪再也掌不住了，噗嗤的一聲，將冷臉笑成花面，一首淅淅然的歌便從雲端唱到山麓，從山麓唱到低低的荒村，唱入籬落，唱入一隻小鴨的黃蹼，唱入軟溶溶的春泥——軟如一床新翻的棉被的春泥。

那樣嬌，那樣敏感，卻又那樣渾沌無涯。一聲雷，可以無端地惹哭滿天的雲，一陣杜鵑啼，可以鬥急了一城杜鵑花。一陣風起，每一棵柳都吟出一則則白茫茫、虛飄飄說也說不明，聽也聽不清的飛絮，每一絲飛絮都是一株柳的分號。反正，春天就是這樣不講理、不邏輯，而仍可以好得讓人心平氣和。

春天必然曾經是這樣的：滿塘葉黯花殘的枯梗抵死苦守一截老根，北地裡千宅萬戶的屋樑受盡風欺雪凌猶自溫柔地抱著一團小小的空虛的燕巢。然後，忽然有一天，桃花把所有的山村水廓都攻陷了。柳樹把皇室的御溝和民間的江頭都控制住了——春天有如旌旗鮮明的王師，因長期虔誠的企盼祝禱而美麗起來。

而關於春天的名字，必然曾經有這樣的一段故事：在《詩經》之前，《尚書》之前，在倉頡造字之前，一隻小羊在嚼草時猛然感到的多汁，一個孩子在放風箏時猛然感覺到飛騰，一隻患風痛的腿在猛然間感到的舒活，千千萬萬素手在溪畔在塘畔在江畔浣紗的手所猛感到的水的血脈……當他們驚訝地奔走互告的時候，他們決定將嘴嚙成吹口哨的形狀，用一種愉快的耳語的聲量來為這季節命名——「春」。

鳥又可以開始丈量天空了。有的負責丈量天的藍度，有的負責丈量天的透明度，有的負責用那雙翼丈量天的高度和深度。而所有的鳥全不是好的數學家，他們吱吱喳喳地算了又算，核了又核，終於還是不敢宣布統計數字。

至於所有的花，已交給蝴蝶去點數。所有的蕊，交給蜜蜂去編冊。所有的樹，交給風去縱寵。而風，交給簷前的老風鈴去一一記憶、一一垂詢。

春天必然曾經是這樣的，或者，在什麼地方，它仍然是這樣的吧？穿越煙囪和煙囪的黑森林，我想走訪那躑躅在湮遠年代中的春天。

第七篇 明日的笑靨 蔡 涵

如果，生命有如一株樹，我們希望它結實纍纍，也希望它花葉扶疏，更希望它頂天立地，傲岸不屈。但，我們必先將根深深地埋進土裏。往下紮根，不是一件輕鬆愉快的事，卻是如此重要。紮根的工作做得愈好，將來面對惡劣的環境也就愈經得起考驗。

樹，以美麗的花朵燦爛了世界，以甜蜜的果實奉獻給人類，更以濃密的枝葉擋去風沙，遮蔽酷日，贈予大地一片青綠，更給疲憊的旅人一地清涼。而我們，曾為我們生存的世界，提供了什麼樣的努力及成果呢？

有些人老是將一己的不如意歸咎於時運不濟，自怨自艾，不圖振作；但，畫地自限、自甘墮落的結果祇注定是個悲劇。事實上，我們也曾看到許多真正身處困境的人，反而積極向前、樂觀奮鬥，也終於贏得無數的掌聲，而攀摘別人所歆羨的成功。

沒有人能事事順遂，也因此，誰能在最後展開笑顏的才是真正的笑。當我們胼手胝足辛勤耕耘，揮淚揮汗埋首工作時，這一切的努力原為的是明日的笑靨——更美好的遠景。在我們歡呼收穫，面對輝煌成就的當兒，我們知道：所有的辛勞並不曾白費。我們曾支付了多少，我們也必將獲得多少。「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原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在生活裏，它是一句簡單的言語，卻也是真理。

我好喜歡泰戈爾的一首小詩：

讓生時麗似夏花，死時美如秋葉。

不知生，焉知死？若我們生而為人，不能熱愛世界、擁抱生命，死後的世界又何足關心？因此，當我們活著的時候，我們能不拚命去追求、去把握一切可能的希望、光明和愛——瞭解和關切我們周遭的人或物，活得興致盎然、生氣蓬勃？如此，當生命的最後一刻來臨，我將坦然接受它而毫無畏懼。像一株曾是枝頭綻放的新綠，隨著時序的更換，它枯黃、萎謝，終於辭別枝頭，靜靜地躺在大自然的懷抱裏。

讓我們以歡欣的心情去迎接每一個即將來到的日子，那是美好而又嶄新的一天。我們努力地工作，生活也必像綻放的花，輕輕搖曳於微風之中，讓日子更為充實，世界更為和諧，微笑永恆佇足。